

评剧表演专业剧目教材

秦香莲

辽宁戏曲学校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



評劇表演專業劇目教材(評12)

秦香蓮

遼寧戲曲學校編

王春霖校注

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內大街320號)

北京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開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字數42,000印張2 $\frac{5}{8}$

1963年9月北京第1版

196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10000冊

統一書號: 10069·714

定 價: (4) 0.23 元

前 言

《秦香蓮》又名《釗美案》。宋时，湖广均州人陈士美，进京赶考，三年不归。家中連年荒旱，父母冻餓而死。其妻秦香蓮帶領儿女，找到京城，方知陈士美已中了状元，并被招为駙馬。由于店家张元龙的指引，秦香蓮找到駙馬府。陈士美不肯相认，将她赶出。后宋告到王丞相那里，王丞相出面解劝，也是无效。陈士美怕事情鬧大，暗差家将韓祺，刺杀香蓮母子，以便斬草除根。韓祺得知实情后，很为义憤，放走香蓮母子，自刎而死。时值包拯陈州放粮归来，秦香蓮拦轎喊冤，包拯受理审案，在人証物証面前，陈士美还想頑抗抵賴。后皇姑，国太得信，都来講情。包拯不顾皇家势力，秉正处理，終将陈士美釗死，替秦香蓮昭雪了冤枉。

这本教材，是基本上采用中国評剧院的演出本，根据辽宁戏曲学校教学的要求整理的。

人 物

秦香蓮(青衣)	冬 哥	春 妹
张元龙(丑)	陈士美(小生)	刘 廷(二花脸)
韓 祺(須生)	大太监(丑)	王延齡(老生)
王 忠(生)	包 拯(淨)	四校尉
王 朝(武二花)	馬 汉(武二花)	张 龙
赵 虎	皇 姑(花旦)	四宮女
国 太(老旦)	四太监	四衙役
四劊子手	四轎夫	

第一場 宿 店

〔小鑼上場，张元龙上。〕

张元龙 (念)孟尝①君子店，
千里客来投。

① 孟尝——战国时齐国贵族，名田文，号孟尝君，以好客出名，家中常养宾客数千人。后来人们对旅店常以孟尝君来作比喻，表示好客的意思。

天气不早啦，我不免到外照客。（小锣一击，出門）我
說南来的北往的，天气不早該住店啦。

秦香蓮 （內）随娘来！

〔小安板，秦香蓮領冬哥、春妹上。

秦香蓮 （唱慢板）

千山万水来到了京城，
也不知我的丈夫何处存身？
日落黄昏天色晚，（甩腔，行弦。）

冬 哥 媽！我走不动啦！（小锣一击）
春 妹

秦香蓮 （接唱）借宿一宵明日再寻。（鎖板，小锣一击）

儿啊在此等候。（小锣一击，向张元龙）老伯請来見
礼。（施礼，小锣一击。）

张元龙 还礼，还礼，施礼为何呀？

秦香蓮 借問一声，此处可是店房？

张元龙 不錯，正是店房。您要住店嗎？

秦香蓮 是啊。

张元龙 請您随我来。

秦香蓮 老伯請。

张元龙 走吧，走吧！

〔秦香蓮領冬哥、春妹進門，小锣一击，归座。

张元龙 听您說話不像此地口音，您是哪的人哪？

秦香蓮 我乃湖广^①均州人氏。

张元龙 哎呀，道可真不近哪！

秦香蓮 請問老伯貴姓高名？

张元龙 小店家名叫张元龙。

秦香蓮 原来是张伯伯。

张元龙 不敢当，不敢当，您用些什么呀？

秦香蓮 无有什么用的。啊，张伯伯，我与你打听一人，你可知道哇？

张元龙 打听那一个呀？

秦香蓮 三年前有个陈士美进京赶考，至今渺无音信^②，张伯伯可知此人嘛？

张元龙 陈士美？这您可打听啦。

秦香蓮 怎么，张伯伯与他相識嘛？

张元龙 可不是嗎！三年前他进京赶考的时候，就住在我这店啦。他还得了一场小病哪！

秦香蓮 噢！后来怎么样了？（关心地。）

张元龙 是我小心侍候，等他病体痊愈^③，一入考场，就得中了头名状元啦！（小锣一击）

① 湖广——旧省名，元朝时設置湖广省，包括今湖南省全部和湖北、广东、广西各省的一部。明朝时，把广东、广西划出专指两湖的地方叫湖广。到清雍正时才划分为湖南、湖北两省。

② 渺无音信——很長時間一点音信也沒有。

③ 痊(quán)愈(yù)——病好了的意思。

秦香蓮 怎么，他得中了头名状元？（惊喜地。）

张元龙 是呀。

秦香蓮 （高兴地）哎呀呀，待我謝天謝地！（小锣一击）

张元龙 他不但得中了头名状元，还招为东床駙馬^①啦！（高兴地。）

秦香蓮 （蹙边一锤，一惊）啊！他还招为东床駙馬了？（小锣一击）

张元龙 正是啊。

秦香蓮 唉！（小锣一击，面带不悦。）

张元龙 （有些警觉）請問您是他的什么人哪？

秦香蓮 我……我是他的妻室啊！

张元龙 （旁白）哎呀呀，失言！失言！（向秦香蓮）原来是陈夫人到了，小人这謝有礼。（施礼。）

秦香蓮 不敢。

张元龙 陈夫人您用过飯了嗎？

秦香蓮 这……（小锣一击）

冬 哥
春 妹 媽！我餓啦！

① 东床駙馬——晋时有个叫郗(hi) 鉴的人，差弟子到学者王导門下求婚，他弟子回来說：“王导的許多学生听說选婿都很拘謹，唯有王羲之在东床上坦腹而食”。郗鉴听說認為这才是佳婿，遂把女儿嫁給他。后来人們把女婿就称为东床。駙馬是古代官名，全称为駙馬都尉。晋以后，凡皇帝的女婿照例加封駙馬的称号。东床駙馬就是指皇帝的女婿而言。

张元龙 陈夫人，到我这儿就和到您家一样，您就别客气啦！

秦香莲 张伯伯。

张元龙 您还有甚么事呀？

秦香莲 我母子初到京城，不知路径，还劳张伯伯带领我们母子，前去寻找我那丈夫才是啊！

张元龙 这没什么。您看今天天色已晚，明天早上我把你们送到紫墀宫①，您看好不好？

秦香莲 就依张伯伯。啊，冬哥、春妹，明日就见着你们的爹爹了！

张元龙 是啊！明天就见着你们的爹爹啦！走，咱们吃饭去吧！哈哈哈……

〔回头，同下。〕

第二场 闾 宫

〔回击头，刘廷上，亮相，回头，归位。〕

刘 廷 （念）駙馬寿诞日，

① 紫墀(chi)宫——陈士美所住宫院的名称。

把守在宮門。

张元龙 (內)陈夫人随我来。

[冲头,张元龙引秦香蓮、冬哥、春妹上。

张元龙 来到啦。陈夫人您看,这就是紫墀宮。(小鑼一击)

秦香蓮 怎么这就是紫墀宮?

张元龙 是啊!

秦香蓮 煩劳张伯伯与我通稟,就說是駙馬的乡里求見。

张元龙 为什么不說夫人到了?

秦香蓮 还是說乡里的好。

张元龙 好,您在这儿等等,我就去說。

[张元龙走向刘廷。

刘 廷 嗯!(小鑼一击,刘廷装作神气的样子。)

张元龙 (旁白)真威风!(向刘廷)門官老爷,請来見礼。(撕边一鑼)

刘 廷 作甚么的?

张元龙 請您給回稟一声,說是駙馬的乡里求見。

刘 廷 往下站。(轉向台后)启稟駙馬。

陈士美 (內)何事?

刘 廷 今有駙馬的乡里求見。

陈士美 (內)往外去传,就說本宮在原郡家乡,未受过

乡里杯水之情，念他千里而来，賞他飽餐一頓，快快走去。

刘 廷 遵命。（五錘，轉向張元龍）呔！（冷錘）我家駙馬言道：他在原郡家鄉，未受過鄉里杯水之情，念你千里而來，賞你飽餐一頓，快快走去。（冷錘）

張元龍 （轉向秦香蓮）夫人你聽見了沒有？

秦香蓮 好一個當朝駙馬，身居皇宮，連鄉里都不見了。（小鑼一擊）

張元龍 也許是駙馬一時想不到您來啦！您若是說夫人到了，他一定就見啦。

秦香蓮 想我母子，滿面風塵，衣服襤褸，若說出駙馬的夫人、兒女，與他多有不便。有勞張伯伯，再去通稟一次，就說是冬哥之母，春妹之娘，一定要見。

張元龍 好。（向劉廷）噯……門官老爺……

刘 廷 噯！方才對你說明，還不走去，怎麼又來囉嗦！（小鑼一擊）

張元龍 夫人，您自己去吧！我在这儿等您。

秦香蓮 唉！事到如今，我也顧不了許多了。（五錘，走向劉廷，小鑼一擊）啊門官老爺，我这廂有禮了。（撕邊一錘）

刘 廷 何事？

秦香蓮 有勞門官老爺與我通稟，就說我并非平常鄉

里，乃是冬哥之母，春妹之娘，一定要見。

刘 廷 往下站。(轉向內)有請駙馬。

〔五鍾，陈士美上。〕

陈士美 (念)一朝龙顏宠，

平步上青云。(擗边一鍾)

何事？

刘 廷 适才求見的那人言道，她并非平常乡里，乃是冬哥之母，(冷鍾)春妹之娘，(冷鍾)一定要見。

陈士美 啊！(駙边一鍾，吃惊)她……她是一个甚等样人？

刘 廷 乃是一个滿面风尘，衣服襤褸的妇人。

陈士美 此人多大年紀？

刘 廷 三十上下。

陈士美 唔！三十上下……！(軟擗边一鍾)

刘 廷 还領着一男一女面个孩童。

陈士美 哎呀且住！(擗边一鍾，旁白)听刘廷之言，定是秦香蓮找上京来。这……(擗边一鍾，稍沉思，打定主意)嗯！(擗边一鍾，轉向刘廷)你对她去說：冬哥不冬哥，当年做事錯，春妹不春妹，冬自知进退。念娘远路而来，賞娘衣服三套，紋銀一錠，叫她快快离开此地。

刘 廷 是。

陈士美 回来。(冷錘,刘廷轉回)她若不走将她掬离此地,不准你再来通禀。

刘 廷 遵命。

〔五錘,陈士美下。刘廷取来衣服銀两。〕

刘 廷 呔! (撕边一錘)我家駙馬言道:冬哥不冬哥,当年做事錯,春妹不春妹,各自知进退。念你远路而来,賞你衣服三套,紋銀一錠,速速离开此地。你与我走! (大鑼一击)你与我走! (大鑼一击)呔! (冷錘)你要与我走! (撕边一錘,将衣服銀两递向秦香蓮。)

秦香蓮 我千里到此,岂为銀两衣服,你呀快快收回去吧! (冷錘,拒收衣服、銀两。)

刘 廷 不要? 不要就罢! (五錘,将衣服、銀两送回。)

秦香蓮 哎呀且住! (小鑼一击,旁白)想我千里进京寻找于他,他……他竟不肯相見! 这…… (小鑼一击)

张元龙 夫人,您还是对他实說了吧!

秦香蓮 嗯! 也只好如此。啊門官,你当我是何人?

刘 廷 你是何人?

秦香蓮 我就是你家駙馬的原配夫人到了。

刘 廷 住口! 漫說我家駙馬无有原配夫人,纵有原配夫人,不是坐車,定是乘轎,岂能像你这狼狽①的样儿。

秦香蓮 (旁白)哎呀,他竟不与我通稟,这便如何是好?

(一想,小鑼一击)嗯!我自有道理。啊門官我来問你,你家駙馬初一、十五可要拜庙烧香嘛?

刘 廷 那是自然。

秦香蓮 单等你家駙馬拜庙烧香之时,我上前与他相見,想这恩爱不过夫妻,那时节,管教你这小小的門官吃罪不起。张伯伯,我們回去了吧。

张元龙 夫人您別走哇!(走向刘廷)啊門官 老爷,您想她若是平常之人,怎敢冒认当朝駙馬。再說他們是十几年的恩爱夫妻,有儿有女,人家夫妻見了面,你这門官当的成也在她一句話,当不成也在她一句話,門官老爷,您的前程可要紧哪!

刘 廷 这……(軟擗边一鑼,一想,旁白)哎呀且住!(住头)想这恩爱不过夫妻,她若真是夫人到了,我这小小的門官如何担戴得起?这……(軟擗边一鑼)有了!(住头)明日乃是駙馬寿誕之日,我看她可曾知晓。啊,这一貧妇人,眼前紫墀宮有一桩喜事,你可知道?

秦香蓮 怎的不知,明日八月十五,就是你家駙馬寿誕

① 狼狽——猥(béi)是一种狼类的动物,狼和猥总是在一起謀害人,所以人們常說狼猥为奸。另外,形容人穷困落魄的状况也叫狼猥。在这里則是指秦香蓮衣服破旧,飢寒穷困的样子。

之日。

刘 廷 唔！原来是夫人到了，小人不知，望祈恕罪。

（跪下，小锣一击。）

秦香莲 不知者不为过，你且起来。

刘 廷 多谢夫人。（小锣一击，站起。）

秦香莲 就该与我通禀才是。

刘 廷 这……（撕边一锤，旁白）适才駙馬吩咐下来，不准再去通禀，这如何是好？（一想，大锣一击）啊夫人，知若进宫相见，还望能舍下……

秦香莲 舍下甚么？

刘 廷 舍下你的半幅罗裙。

秦香莲 要它何用？

刘 廷 倘若駙馬怪罪下来，小人也好回话。

秦香莲 哦哦，我明白了。（三锤，唱散板）

我的夫居深宫亲里不认，

倒教我神不定起了疑心。

张伯伯你且在門外来等，

〔张元龙下。〕

秦香莲 （接唱）

叫冬哥和春妹随定娘亲。

背轉身我且把罗裙扯損，（馬腿，流水，扯罗

裙，梆子穗，接唱）

帶領着儿和女闖進宮門。(流水,向里闖。)

刘 廷 休得乱闖! 休得乱闖!

[秦香蓮帶領子女闖進,刘廷假意攔阻,夺过半幅罗裙;撕边一錘,陈士美迎上,秦香蓮欲向前,陈士美将她推在一旁,撕边,崩登仓。

陈士美 (向刘廷)大胆刘廷,命你严守宮門,为何将貧妇人放了进来?

刘 廷 駭馬容稟:(归位,念)

把守在宮門,

闖進貧妇人。(小鑼兩击)

拉她她不走,

推她不出門。(歇二鑼)

駭馬不肯信,

現有半幅 (撕边崩登仓) 破罗裙。(闖边一

撕)

陈士美 哼! 若无这半幅罗裙,定然打断尔的狗腿! 还不滾了下去。

刘 廷 是。

[撕边一錘,刘廷下場,冲头,搜場,陈士美出門望門,冲头,五錘,陈士美返回,進門。

陈士美 (念) 士美現动静,

又見結发人。(小鑼二击)

本當把妻認，（撕邊一錘，欲向前，秦香蓮迎
向前。）

秦香蓮 罷了夫……

陳士美 （猛然一驚）哼！（冷錘，推開秦香蓮，接念）

富貴要橫心！（住頭）

大膽的貧婦人，竟敢闖進宮門，胡言亂語，還不快
快出去！（冷錘）

秦香蓮 我是你妻秦香蓮，難道你兩眼昏花了不成？

陳士美 哼！甚么香蓮不香蓮，你……你大不該來！

（冷錘）

秦香蓮 哎呀夫啊！（五錘）你離家三載，渺無音信，為
妻帶領一雙兒女，前來找你，怎么倒說我不該來
呀？（軟撕邊一錘）

陳士美 我也曾命人與你衣服三套，紋銀一錠，你就該
快快走去，怎么竟敢闖進宮來！

秦香蓮 （叫頭）夫啊！（軟四击頭）我母子千里而來，豈
為銀兩衣服！是我進得宮來，你也不問二老爹娘
怎樣，反倒教我母子快快離開此地！你說出此話，
于心何忍哪！（奪頭，唱慢板）

听一言想起了傷心之處，
我的夫怎忍心把此話說出！
二公婆年高邁家境貧苦，

为教子忍飢寒供你讀書。
指望你身得中光宗耀祖^①，
指望你衣錦归^②孝敬我那翁姑。
曾記得三年前送你上京路，
临行时千言万語把你囑咐。
我言說咱爷娘年老体弱好比风前烛，(轉
垛板)
倘若是得了中急修家书。
中与不中早回故土，
也免得二老悬念妻盼夫。
哪承想你做了高官自享福祿，
忘却了养育恩音信全无。
可叹咱二爹娘哭干二目，
倚柴門望到日落又盼日出。
这几年家乡受了天灾苦，
遭荒早福粒不收米貴如珠。
老公婆数日未吃一粒粟，
二姣儿喚爹娘終日啼哭。
为妻我討要无門取借无路，
草堂上餓死了二老翁姑。

① 光宗耀祖——古时人們認為作了官，就是給祖先增加了光彩。

② 衣錦归——衣錦是穿上官服的意思。衣錦归指作了官回家。